

徐霞客

在浙江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徐霞客在浙江

石在 徐建春 陈良富 主编

徐霞客在浙江

石 在 徐建春 陈良富 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文三西路金都花园)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22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42000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8-3094-6/G·3072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王家扬

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成立已三年多了。

在浙江的学术界、文化界以至其他各界,景仰徐霞客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醉心阅读《徐霞客游记》,致力于研究徐霞客及其著作的人士,已日益增多。徐学研究,方兴未艾,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就总的数量来讲,关心徐学研究者,甚至读过《徐霞客游记》的人,毕竟还是极少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宣传徐霞客、加强推动徐学研究的力度,仍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仍有待于人们去做更多的不懈的工作。

现在,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的同志们,把徐霞客的五篇浙游日记,重加校注后,加上这几年我省徐学研究中的—些成果,汇集成册,付梓发行,这实在是很有必要的,是一件大事。

徐霞客一生的传奇式的经历所显示的乃是: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愚公精神;求真求实求严的科学精神;热爱祖国锦绣河山,愿意为之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光大徐霞客的这种精神,也就是光大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正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需要继承和倡导的。因此可以说,弘扬徐霞客精神,这完全符合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是时代的迫切需要。

徐霞客所留给后人的大约 60 万字的著作,具有极丰富的内容。徐学,作为—门专门的学问,它涉及自然科学,也涉及人文科学。诸如地理学、地质学、民族学、科学史、文学等等,都与徐学研

究有密切关系。因此,开展徐学研究活动,不仅有学术和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对推动经济建设和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人们期待着,这本徐学研究的新书,能够早日与读者见面。是为序。

(作者系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名誉会长)

序 二

汤文权

徐霞客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地理地质学家、旅行探险家、文学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从22岁开始,放弃仕途,寄情山水,以“尽绘天下山水名胜通志”为己任,进行了30余年的游历与野外探险考察,足迹遍及我国19个省市自治区,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不畏艰难困苦,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三次遇盗,数次绝粮,以超出常人的毅力,独步荒野僻壤,盘桓沟谷山脊,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真理,并写下了6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徐霞客游记》,为世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由此,徐霞客被誉为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被誉为千古奇书。

徐霞客是一位旅行探险家,他善于旅游,也健于旅游。他以不问道里、不计行程的“万里遐征”,追求一种真实而全面的感受,力求“峰峰手摩足扶”,于虎狼出没、人迹罕见之处发现胜景。他“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洑,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窠。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正是这种不顾性命的执著精神,使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辟了古典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地质学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他考察了中

国南方石灰岩地区千姿百态的喀斯特地貌并作出了科学的命名和分类对比,解释了喀斯特地貌的成因,与今天科学研究结果相一致,这种考察和记载比西方早了150年。他还实地考察并纠正“岷山导江”的说法,肯定了长江之源是金沙江而非岷江。他三游雁荡山,终于得出大龙湫之水与雁湖无关,纠正了《大明一统志》的错误。徐霞客的这种严谨的治学作风,勇于实践的精神,重视调查研究、不落窠臼的科学态度,正是我们应发扬光大的。

徐霞客在旅行中还详细考察了地质、水文、气象、植物、动物、特产等自然资源,他的日记又是一本百科全书。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可以说是对明代社会的研究,也是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霞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明代,读书中举为官世风仍盛,但他放弃仕途,出于对祖国壮丽山河强烈的热爱,以地理研究为己任,以饱含爱国热情的笔墨,对祖国山河大力赞美,记录了众多的名胜古迹,他的日记显示出我国山水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闪烁着灿烂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光辉。他义无反顾地投身探索祖国山川河流,将大好河山展现在世人面前,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关心普通百姓生活,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下明代政治黑暗、宦官专权、民不聊生、民族不和的现象,表现出对人民的极大的同情心。

据尧民同志的研究,徐霞客到浙江考察有7次之多。他为什么对浙江如此钟情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浙江与江苏毗邻,地域的便利是一个条件,但是,浙江奇异的名山胜水,是吸引徐霞客一而再再而三到浙江考察的真正原因。明代浙江有11个府,徐霞客游历了10个府,他东至洛伽山,西抵江郎山,南达雁荡山,北到嘉善。浙江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也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后来每到一处考察都与浙江的山水作比较。浙江的旅行探险是他走向科学考察事业的起点,他在浙江考察的

方法、引发的思路和初步积累的经验,对他晚年西南万里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为他走向成功奠定了基础。

徐霞客的考察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偏重于搜奇揽胜,涉足名胜古迹,往返于山水之间,认识一些自然规律,订正一些沿袭已久的看法。诸如订正浙江雁荡之水源等问题。后期是他晚年从浙游开始的5年,是他最艰苦,也是最光辉的游历,取得了伟大的业绩。前期的游历是一种实践、积累探索旅行方法、形成考察思路的过程,是一个准备的阶段;后期的游历是前期游历方法与思路的实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此,徐霞客科学考察事业的成就可说始于浙江。

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于1995年5月成立于杭州市,经过三年的学术交流与科学考察,在诸多的徐学研究者的努力之下,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于此汇集成《徐霞客在浙江》一书。本书还编录了《徐霞客游记》中在浙江的5篇日记,并予重新校注,以利提高《徐霞客游记》的质量。这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十分有益的举措。我们开展徐学研究,首先是学习徐霞客的“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的精神,同时,组织不同的学科,对徐霞客及《徐霞客游记》的综合研究,不仅仅在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我省经济建设新的增长点。近几年来,我国成立了许多研究徐霞客的学术团体,不断组织学术交流,出版了学术论文、专著和三种不同版本的《徐霞客游记》,尤其是中国徐霞客研究会组织全国范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徐学的深入研究和一批研究徐学新秀的出现。在徐学研究中,对徐霞客精神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探讨徐霞客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贡献,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主要的任务。同时,也应该注意避免不正确的探讨方法,不注重学术研究而热衷于旅游考察,这样,将会降低徐学研究的质量。

浙江省研究徐学有造诣的不乏其人,其中首推我的老师陈桥驿先生,他率先在全国提出徐学一词,并在“徐学”研究中作了深层次的学术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群体研究徐学刚刚起步,整体研究水平亟待提高。我们寄希望于《徐霞客在浙江》的出版,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积极参与研讨。希望有更多的地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参与探讨徐霞客对我国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贡献及作用,尤其是发扬光大徐霞客献身科学、注重实践的精神,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浙江省徐霞客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序一	王家扬	1
序二	汤文权	3
关于“徐学”的兴起与当前研究	陈桥驿	1
徐霞客浙游履踪初探	吴尧民	16
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		
——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陈桥驿	34
从《游天台山日记》看徐霞客的献身精神	徐达会	42
三游见精神 台山增光辉	郑为一	49
徐霞客三游台、荡的启示	丁锡贤	54
徐霞客和他的母亲	李子渝	59
着眼社会与寄情山水	庄月江	62
徐霞客游浙日记探析	徐建春	65
徐霞客笔下浙江三座名山的岩石地貌	陈谅闻	73
徐霞客对金华北山地貌考察的贡献	吕学斌	79
徐霞客对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的考察研究	徐建春	88
徐霞客与浙江旅游地学资源	陈良富	102
论徐霞客浙境旅游的文化个性	周少雄	115
金华北山之游		
——徐霞客后期旅游探险生活的序幕	周舸岷	124
“游圣”徐霞客在浙江	甘为平	133
霞客情钟台岳 纪游誉传千秋		
——兼论明末清初天台山旅游热	许尚枢 郑为一	150

从纪念徐霞客想到雁荡山旅游文化的开发	傅文伟	吕 磊	159
《徐霞客游记》是发展我国风景旅游业的百科全书		陈光照	164
徐霞客对江山旅游事业的贡献	姜洪水	周之航	174
《徐霞客游记》的文学魅力		石 在	179
劈开混沌天 骑鹤崆峒游			
——徐霞客诗歌及其思想简评		朱睦卿	184
天台、雁荡的另一种解读			
——兼论徐霞客山水游记的文学性		李筱华	197
徐霞客与兰溪六洞山		吕洪年	207
徐霞客钟情江郎山		庄月江	218
徐霞客兰溪之行		包瑞田	223
徐霞客与雁荡山石景		陈凤娟	228
《徐霞客游记》与地方志		周如汉	233
王士性：浙江的徐霞客		蒋明宏	243
徐霞客台州挚友陈函辉			
——附新发现的徐霞客与陈函辉交谊诗		周 琦	248
附录：			
游天台山日记	徐弘祖 著	徐建春 补充校注	259
游雁宕山日记	徐弘祖 著	徐建春 补充校注	267
游天台山日记后	徐弘祖 著	徐建春 补充校注	274
游雁宕山日记后	徐弘祖 著	徐建春 补充校注	280
浙游日记	徐弘祖 著	徐建春 补充校注	289
后 记			311

关于“徐学”的兴起与当前研究

陈桥驿

全国纪念徐霞客诞辰 400 周年筹备会议于 1983 年春在无锡举行,我作为筹委会委员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与会以前,我曾经阅读了包括《徐霞客游记》在内的几乎所有前人对徐霞客介绍和评论的著作。其实,当时我可读的文献并不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游记》此时已经出版,这是当时我们可以见到的最完整的《游记》版本^①。当然,我还重温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丁文江本,因为这里有丁编《年谱》和《序》。此外,当时可以读到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集只有竺可桢等所著的《地理学家徐霞客》^②一种。此书收录 9 位学者的 11 篇论文,从卷首张其昀序中得知,这是 1941 年 12 月 12 日在遵义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举行“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成果。其他还有若干零碎的文章,除了侯仁之教授 20 世纪 60 年代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短文具有提倡和号召的意义外,其余多是一般的描述性文章。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观点来说,20 世纪 20 年代丁文江的《年谱》和《序》,40 年代浙江大学的论文集和 80 年代的《游记》,代表了半个世纪之中徐霞客研究的最高水平。

大概是由于我长期以来从事郦学研究的原因,在我阅读上列诸文献,特别是浙江大学所编论文集的过程中,意识到《徐霞客游记》在不少方面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具有相似的性质。它包罗宏富,内容广泛,假使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势必涉及自然科学

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门类,可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徐学。吕锡生先生在其所编《徐霞客家传》^③中说:“徐学之说首见杭州大学教授陈桥驿先生在1985年1月参观徐霞客故居时的题诗。”这是不错的。是我对此用文字表达的开始。但其实,1983年的筹备会上,我已经在发言中提出过“徐学”这个词汇,只是没有见诸文字。而筹备会以后,南京大学地理系为了编一本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的论文集向我约稿,我应约于1985年初撰成《酈道元与徐霞客》一文,我在此文末尾提到:

“《游记》内容丰富包罗广泛,我们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完全有条件形成一门‘徐学’。值兹徐霞客诞辰4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如何发展和繁荣徐学研究,正是我们值得重视的大事,也是我们对这位伟大学者的最好纪念。让酈学研究继续向前,兴旺发达;让徐学研究后来居上,发扬光大!”

此文收入于南京大学地理系编的《徐霞客研究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由于出书有一个编辑排印的过程,因此直到1986年10月才正式出版。吕锡生先生在其大作中所列我在徐霞客故居的题诗,因为事前没有想到要在故居挥毫,是临时思考的急就章,实在是一首劣诗:“酈学渊源长,徐学后来昌,酈学与徐学,相得而益彰”。不过,在几分钟的思索之中,仍然不忘徐学,说明我对此确是铭记在心的。以后的事实还可以证明我对徐学发展的愿望。1986年1月,我应邀到徐霞客家乡江阴参加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盛会,同样又遇上题诗的场面,这一次我题了一首五律:“酈学与徐学,渊源称悠久,酈将十五纪,徐届四百周,前贤述山水,后儒记卧游,两书相辉映,河山特锦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每次提出徐学时,都同时提出酈学。对此,我为郑祖安、蒋明宏二位先生主编的《徐霞客与山水文化》^④一书所写的序中曾经作过交代:“我之所以几次用酈学对比徐学,也寓有以成熟的酈学促进后

起的徐学的用意。”因为一门学问的建立,绝非轻而易举。徐学要获得真正的发展,领导的重视,学会的成立,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的组织等等,当然非常重要,但特别重要的是,必须要有一大批学者,从事坚持不懈的艰苦研究工作,不断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否则的话,在一段时期中虽然气氛热烈,但以后事过境迁,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在学术界这类例子很多,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现在就以酈学为例,简述一下这门学问形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国际性学术的过程。酈学的核心是《水经注》,此书自成书迄今,已有1400多年,《隋书·经籍志》已见著录。隋、唐类书及地理书中早已大量引及,唐、宋诗人如陆龟蒙、苏轼^⑤等,都以此书写入诗中。但直到南宋,金礼部郎中蔡珪撰《补正水经》3卷,对此书的研究才入门径。经过明代和清初许多学者的努力,才形成这一门包罗宏富的酈学。而酈学之中,又分成考据、词章、地理3个学派^⑥。特别是在清代,多少名家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等,都以毕生精力投入酈学研究。而近代则有熊会贞、王国维、胡适等名流为这门学问尽心竭力。在拙作《历代酈学家治酈传略》^⑦一文中立传的著名酈学家包括法国、日本、印度等外国酈学家,共达126人之多。足见酈学的形成建立固非易事,而它的发展壮大,更有赖于许多学者长期以来的呕心沥血、坚持不懈的研究。假使仅仅从酈道元一人和《水经注》一书而论,对于酈氏生平,《魏书本传》只有309字,《北史本传》也只有612字,还包括全录《魏书本传》在内。对于《水经注》,全书40卷,也不过34万余字。但如今酈学研究的成果,真是浩如烟海。在国内,如杨守敬、熊会贞合撰的《水经注疏》,字数就超过200万^⑧。王国维长期精研酈学,曾对9种不同的酈注版本进行校勘,写出精湛的校勘文章^⑨。曾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后来又长期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的郑德坤,毕生

研究郦学,著述逾百万言^①。胡适以他一生的最后 20 年时间全力投入郦学研究,其成果在《胡适手稿》1~6 集中,字数亦逾百万^②。以我个人来说,几十年从事这门学问的研究,虽然资质鲁钝,但校注两种版本,字数近 300 万;3 部论文集,字数逾百万;此外还有一些郦学专著,字数也近百万。除国内以外,国际上还有不少著名的郦学家,如曾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森鹿三,毕生从事郦学研究,以及法国的沙畹(E. Chavannes)、印度的师觉月(P. C. Baghi)等。此外还有不少外国汉学家,如法国伯希和(P. Pelliot)、费琅(G. Ferrand)、鄂卢梭(L. Aurousseau)、马司帛洛(H. Maspero)、英国李约瑟(J. Needham)、美国卜弼德(P. A. Boodberg)等,他们在汉学研究中,大量利用郦注材料,所以尽管他们没有被列入我的《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名单之中,但是其实也都是郦学家。至今,日本若干大学和研究生院,一直开设郦学课程。我受邀担任他们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都与郦学有关。我到北美讲学,也涉及许多郦学内容。郦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根基扎实,内容深广,它之所以能载誉国际,于事绝非偶然。

我在纪念徐霞客诞辰 400 周年时的题诗:“郦学渊源长,徐学后来昌”。这是我通过对《徐霞客游记》的仔细阅读和对徐霞客事迹的全面考虑以后的结论。我完全相信,《徐霞客游记》和徐氏生平事迹,完全有可能继郦学以后,建立一门有研究价值和发展前途的学问。所以我在《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一书的序中指出:“既然徐霞客与郦道元在热爱祖国大好河山这一点上如此酷似,既然《徐霞客游记》和《水经注》都是我国山水文化的杰作,则徐学研究也应该与郦学研究一样,得到应有的发展与提高。这实在就是我最近几年来不能忘怀的心事。”

自从 1983 年无锡举行的纪念徐霞客诞辰 400 周年筹备会以来,徐学在我国发展的形势总的说来是令人鼓舞的。正如我在《扩

大徐霞客研究》^⑩一文中所指出的：“近年以来，徐霞客研究在我国有了很大发展，对于一位历史人物和一门学问，在不长的时期内，在国内甚至国外，吸引许多学者从事研究，一时间获得大量研究成果，超过以前几百年的研究，确实十分难得。”我在这篇拙文中所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因为我曾经以唐锡仁、杨文衡二位先生所著的《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⑪一书的《文著目录》为基础作过统计，徐学研究如从明崇祯十三年（1640）吴国华《圻志铭》开始，包括明、清、民国三代，到1945年方肖矩在《东方杂志》41卷9期发表的《中国伟大旅行家徐霞客》止为第一阶段；从1955年熊忠英在《旅行家》当年第二期发表的《旅行家徐霞客》起，到1982年郑祖安在《文汇报》10月11日发表《徐霞客与上海》止为第二阶段；从1983年全国纪念徐霞客诞辰400周年筹备会起，到1987年底止为第三阶段。三个阶段中，共有各种徐学文献（不包括各种版本的《徐霞客游记》）141种。其中第一阶段达300余年，徐学文献占总数的13%；第二阶段计27年，徐学文献占总数的26%；第三阶段只有4年，徐学文献占总数的61%。而从1987年到我发表上述拙文的1991年的4年之中，比率肯定还有很大增加。至于“甚至国外”的话，因为在每次纪念或学术活动中，常常有若干国外学者参加，以我熟悉的朋友来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谢觉民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徐美龄，就都参加过这类活动。1991年在桂林举行的国际会议，筹备者曾委托我联系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执教的朋友张春树教授参加，他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种英文本《徐霞客游记》（节本）卷末《附录》的作者^⑫。他复信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但最后因他事而未果。总之，这几年的徐学活动，至少在国外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在上述《扩大徐霞客研究》的拙文中曾经指出，郾学与徐学除了它们各自的个性以外，还有它们的共性，就是专业性以外的普

及性。我说：

“它们的普及性，就是这两门学问的共同基础，其实就是描述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的作者，都是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描述和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它们的共同思想基础，即是美国学者亨利 G. 施瓦茨所撰写的《徐霞客与他的早年旅行》^⑬一文中所说的‘中国的自然之爱’，也就是爱国主义的精神。”

在这几年的徐学活动中，我们大家都看到，在徐学的普及性方面，收获确实是不小的。也就是说，通过各种对徐霞客的纪念和学术活动，我们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对徐霞客的旅行和他对祖国大自然的无比热爱的介绍，我们宣传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同时，我们在宣扬徐霞客献身科学、尊重实践的精神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我在为天津教育出版社的《历代游记选粹》^⑭所写的总序中指出：“在徐霞客的心目中，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值得热爱的。所以他才以毕生精力，不顾艰危困难，追求他对祖国的自然之爱。我们阅读这样的著作，很自然地会和他引起共鸣，激发我们对祖国河山的热爱。”为此，对于徐学的普及性，我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是值得继续推广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几年来，我们在徐学研究中，在这门学问的专业性方面，力量还相当薄弱，成果还显得不足。这是值得当前徐学研究者重视的问题。自从1983年无锡会议以后，我一方面欣喜于徐学活动的蓬勃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成果的学术水平。所以到了1990年，我为香港著名邨学家吴天任教授所撰《邨学研究史》^⑮一书所写的序中就指出：

“在中国，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的事，例子不多，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现在已经非常流行，但这门学问的研究历史，不过半个多世纪，称《徐霞客游记》研究为‘徐学’是我在80年代所首先提